

鎮海縣志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鎮海縣志卷十

學校上

學宮

在縣東北隅

嘉靖府志

宋雍熙二年主簿李齊始建先聖殿於縣東二十步

至道元年令馮璉增修崇寧中詔天下行三舍法因增廣學宮建炎四年燬

於兵紹興八年令章汝翼改建於縣東北半里

案乾隆志云卽今所

慶元元年令韓永

德重建大成殿歷三令始備講堂曰明倫久亦圯嘉泰四年令商逸卿撤新

之邑人胡大任黃君中益地以拓學區嘉定四年令崔端學創立四齋曰育

英曰養賢曰升俊曰達材米有廩祭有庫疊石爲泮水橋設重門於橋外戟

門內新列兩廡八年攝守程覃捐緡錢四百委主簿攝縣事戴栩於明倫堂

前護以儀門堂後立直舍三間闢小學齋曰求益

案至正志云作二齋曰會文求益

環泮水

之岸皆甃之

寶慶志

紹定四年令陳纘重修易民廬以拓舊址鄞人胡剛中爲

嘉靖府志○所記以爲四公明卿大物夫之淵藪也自而公士卿必至階大於夫學日學益盛有則主業之於士者宜靖尤盛志士○所記以爲四公明卿大物夫之淵藪也自而公士卿必至階大於夫學日學益盛有則主業之於士

鄭從龍復修

府嘉
志靖

元延祐五年尹李懃修葺築杏壇於泮池西劉仁本爲

厚陳民志之稿秀○者記莫曰不定趨之學爲放邑齋帶曹江先濱生海端土憲斥沈田先薄生家詩以書魚禮販樂爲之業訓實號倡醇

嘉泰間令商逸卿又今未泯也學在縣東北半里宋紹興間令章汝翼改建焉
也厥後修敝補廢皆賢令相繼輸力門宇覲深規模宏遠甲諸校久矣混一
以來屢圯屢作未暇悉舉延祐丙辰令尹李愨始至伏謁俯仰四顧禮殿傾
頽廊廡撓腐杏壇未築祭品未備慨然歎乃役夫學三代共之皆丹雘燦然
一新升降勸酬舉無闕典而士不告病民不知役夫學三代共之皆丹雘燦然
人倫而必為之宮以祀先聖先師者示民不忘本也巍乎具瞻陋則弗知知
所先務令尹有焉士遊其間得以學周孔之學則必無忘令尹作新之功
則尹作新之功則必無忘令尹真定人蒞官嚴明尤於學校加意焉至正
令尹亦無忘周孔之學而已令尹真定人蒞官嚴明尤於學校加意焉至正

中尹汪汝懋增修置光霽亭於泮池東又於杏壇西建文昌祠

陳志稿

明洪

武初詔郡縣開學令杜彬更修永樂十四年圯明年令張潼漸加經營正統

間令戴鍾建大成殿修明倫堂天順間令賀懋徙學門於樞星門東成化初

縣丞王愉建膳堂於明倫堂東六年副使朱紳都指揮張勇重創殿堂東西

兩廡劉紆為之記

見金石

宏治初提學副使鄭紀於學左闢地為射圃七年巡

海副使文貴命令李廷儀建饌堂增修號舍及東西坊門歲久傾圯巡海副

使李昆令鄭餘慶復修謝遷為之記

嘉靖府志○記曰正德庚辰都御史高密李公昆左遷浙江按察副使領巡視

海道之命駐節定海首詣學謁廟目擊圯敝慨然以修公庭爲己任適遘史唐海艘非式者若干足充其費遂定議於巡視都御史許公庭光巡按御史公鳳儀僉曰宜以厥成責之令鄭君餘慶始祠宇於是歲之夏六月訖工於辛巳之冬十二月像設嚴整規模宏遠自殿廡祠宇以及齋堂舍庖湍之類罔不改觀甃石凡若干所練垣凡若干尺闢地凡若干丈增屋凡若干楹財不告匱民忘其勞是雖鄭君經營之功大都出李指授也考之縣志定海有學自宋雍熙始中興廢屢矣至我朝成化間憲副朱公紳嘗一新之迄今五十餘年而修舉盛美適於更化之會朝見焉不亦存乎其間耶鄭君重念李公之績不可泯乃託吾姚滄溟浩士毛君復潮以記請遷何敢以難爲言辭哉惟定海爲萬水之會東望滄溟浩士毛君復潮以記請遷何敢以難爲魚龍之出沒一舉蹙而俱見實大觀之區也昔我夫子亟稱於水豈徒取其周流無滯而已哉蓋道之所寓觸目會心自不容已川上之歎可想見也茲宮牆載新聖如靈斯妥亟稱而歎之意宜必有無聞於存亡者乎然則遊聖人之門者當何如必探無窮之道體事有本之學術充於朝宗之念致迴瀾之力庶幾其無愧乎斯固鄭侯作新之意也是役也縣丞胡良主簿吳恭典史趙大和教諭李儒訓導劉綬李秦生員沃如信薛俊周南皆與有勞者因得以書附嘉靖八年詔建敬一亭貯御製敬一箴宋儒程頤視聽言動四箴注范浚心箴注浙江通志十六年知縣王文貢大加修葺擴明倫堂址增建號舍四十餘間三十三年知縣宋繼祖重修移儀門前十步學南創建龍門牌坊王交爲之記雍正府志○記曰夫子之道窮天地惟一人居萬世如一日今有郡縣

惴惴焉務先乎此至其士氣之低昂通窳則成於其規建之制監之匪特報
之宜崇蓋道固不可隘爾也定邑夫子廟肇建紹興其北互梓山之址南鑑
古濠之源阻山後且復海門十日餘年矣壯無能改其舊自正德辛巳巡海憲副
李公昆既修之而後復三門十觀季夏告竣事獨勿崇祀外之無不煥新且尤南
旅射諸士更營而進者廊之彬乙卯觀覽楹宇則宮牆崇內之義設屏門外尤
蔽翳然遂出武始已乃撤其千丈廣然為門騰蛟起鳳之門夾侍左右賢祠
徙戟門若出焉始已乃撤其千丈廣然為門騰蛟起鳳之門夾侍左右賢祠
池之內附皆出焉始已乃撤其千丈廣然為門騰蛟起鳳之門夾侍左右賢祠
吉日之南而將星又南而街以鄉敬於河聖廟靈其明之瞻誠門今俎豆衣冠之振奮氣也
倍觀者嘖嘖志勝相與歎曰龍德聖修營役入苟之地曠然得故人昭者有於戲當茲時廟學能
仕者砥礪志勝相與歎曰龍德聖修營役入苟之地曠然得故人昭者有於戲當茲時廟學能
率假諸憲臣之重而令有皆仰成服勤而己哉春秋重民力不辭雖亟義焉亦書武弗
妨教化之務固其有見有為之異乎人者哉春秋重民力不辭雖亟義焉亦書武弗
博曾君希說李君鏐蔡君鍾和謀之役也生公陳楷劉甫益修林舉謝諫及予友汪
宋輩伐石微詞表樹乎堂之義茲役也生公陳楷劉甫益修林舉謝諫及予友汪
理水之議興焉時有歌龍門者曰孰為明功朝學宮其升隆四十一
為澄海波斯平侯之來龍門其曰孰為明功朝學宮其升隆四十一

宮知縣何愈重修

雅正府志○張時徹修學記己乃達觀於學宮諸生始至也

斯不已陋乎奈何乎或曰居業矣則然何君蓋聞之陋人以不學宮諸君不自陋
而惟學宮之陋乎奈何乎或曰居業矣則然何君蓋聞之陋人以不學宮諸君不自陋
陋而惟地之陋乎如鳥程以其有陋若應縣氏兄弟綸藻人鴻儒林不冠冕若虞第聯芳不
乎絲綸密勿化淑烏程以其有陋若應縣氏兄弟綸藻人鴻儒林不冠冕若虞第聯芳不

[illegible]

願假蘋蘩以徹於夫子何如諸博士合辭而對曰敢不洗盥以從於是博
日率屬酌明水攝芬藻馨香磅礴乎廟士庭祇告成事焉禮不也侯又載肅諸
則先指講堂以周詔之曰先聖孔子之奠獻先師與至唐束紃子之意異乎顏子古者崇先師吾謂次
聖稍軒而夫子與東面謂顏子稍輕而顏子則南面自夫黨愈氏疏上莫非公師以然上聖可
與相孔子聖而禮師為碩論胡必昭焉郁乎哉紀功我泰祖而耀德乎淳明是立本
稱傳曰大人舉而禮樂天地將為昭焉郁乎哉紀功我泰祖而耀德乎淳明是立本
隆之極也彼先侯遂昌言曰夫庶茲士莫備於周矣夫對子表偉章之師以憲萬世未
也顧何力諸侯昌言曰夫庶茲士莫備於周矣夫對子表偉章之師以憲萬世未
然著吾徒故氏是故竊規在上弗捐若一暴以殫大矩在下弗若則瘁卒未開孝教
疇非吾徒故氏是故竊規在上弗捐若一暴以殫大矩在下弗若則瘁卒未開孝教
高仁稔忠淵而信沛世已若魯日雖末竄安所施之遠願諸掖子徒保一靈經朝
委蛇暮充賦無寧爾作耶逸書曰大道未竄安所施之遠願諸掖子徒保一靈經朝
無終蝕於不悛衰世道幸甚諸博士及諸弟子再拜空首屬實記之西京獨數順風
而稱曰敢不悛衰世道幸甚諸博士及諸弟子再拜空首屬實記之西京獨數順風
翁力與髦雋是以迄得司馬相如郭不韓矣顧譚者獨嗟焉侯所風厲不特
以文宜必敦允嘉栗如元凱者僕志而敬應已本典曰樂侯所風厲不特
是故奏鼓以章樂賜洋與東海並歌以獻和是惟明曲德之師哉於是錢邑博
於石以彰侯之宏賜洋與東海並歌以獻和是惟明曲德之師哉於是錢邑博
士粵鄧全性王科楚鄭崇儒於時宜黃二十九令朱一鶚重建尊經閣薛
歐陽旻來為丞預於禮殿之會得并書二十九令朱一鶚重建尊經閣薛

三省爲之記

而乾隆志以○記曰國設亭以奉世宗敬一簾學之碑亦尊經也

吾邑僻在海上海制多儉碑有司臥閣中而歲久閣就長安碑乃爲茂草之場余道
低徊顧之數從都講具言碑司殊不意辛丑入長安偶爲都御史溫公
此公慨然曰學宮及坊楔與諸棋木猶多其遺云於浙是公視海上海折臺劉公暇爲
容樽俎今學宮及坊楔與諸棋木猶多其遺云於浙是公視海上海折臺劉公暇爲
儉海憲王公下增邑二公即舊址爲漁稅始以煩邑值百五十落成而劉公模曰是昔傷
稍識高廣矣於余謝不敏陸君及諸馮君子寓書學事再理前既始議不當爲紀成不記然
曰我國家延儒者可謂尊矣高皇帝補黜經者爲大彰全以籍以註之輔而經明
皇帝又廣延儒者可謂尊矣高皇帝補黜經者爲大彰全以籍以註之輔而經明
益明夫日月所經之尊猶祖之也明而經尊矣故離其脈年來學士大夫出尊
經者率務尊註夫經之尊猶祖之也明而經尊矣故離其脈年來學士大夫出尊
其宗故祭者大尸非聖人也以言大祖人也學聖者非二祖誰當此者故經也註且制在焉
一經也律一尊則法尊議一經則令尊故經有勢註不得人皆以註一爲天經蓋天則人之各勢
以爲尊也律一尊則法尊議一經則令尊故經有勢註不得人皆以註一爲天經蓋天則人之各勢
以意爲經不使人各得自晉武之意不能定其家也晉比而衆不操能令也淆亂執甚
焉魏明之經不能析其義也晉武之意不能定其家也晉比而衆不操能令也淆亂執甚
不一也故經籍所載皆異議也凡好聖人者必爲常而天奉道也爲經之大書禮莫
樂於秋其粲然易以類神不明過其德顯其性命之情不越泰則君臣之遇錯陳
於爻象者雖各指其易而皆神之德顯其性命之情不越泰則君臣之遇錯陳
蠱則父子之繼也咸則夫婦之配也隨則少長之序而微也則朋友之交也蓋
聖人本天道凡以開天下婦人配也隨則少長之序而微也則朋友之交也蓋

而常猶不離規矩墨之外精學者之可以入大匠之巧而率其詞雖不盡其巧
竊謂之精意之所不能會也苟意而逆之各隨其意之所註入焉而適有所
契遂沾沾自喜得微言之解焉知燕說之不爲郢書也此其得失未可爲所
準又奚關於經而恣焉處叛制爲之器此言道不明其義也明經務在服其註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言道不明其義也明經務在服其註
上註欲人明經故語多然未始不可以見上論國家必尊經之意如六籍
之精余故記開成而念諸公所爲造士者甚厚因論國家人尊經之意如六籍
公名純陝西三原人癸丑進士劉公名一元霖山東任邱人庚辰進士三十七年
士王公名道顯閩人癸未進士朱公名一鶚閩漳浦人戊戌進士三十七年

令樊王家重修尊經閣移建文筆峯於學宮東

歲辛丑督撫劉公始復構而議實發自都御史溫公嘗撫浙數視師儉
不忘舊履云初劉公檄下邑計值前令朱侯以百五十金請公曰是傷儉

今增令樊侯甫至行視學宮咨嗟歎曰是帑意稱尊經與無開胡以異顧方構陋

可復郡守吳公先及後贖行部之至嘉凡百美金爲合得金三督撫有奇公侯臺方工以海屬

文學博士馮君而擇鄉三老兩人副焉於是開成突然偉麗人以是餘縉移建崇

禎元年八月文廟爲颶風所摧巡海副使蕭基令龔彝謀改建薛三省考卜

面向重建大成殿兩廡戟門七年廟成

師殿猶弔者崇禎初元八月往形家爲颶風所摧獨先師神位歸然殿瓦礫之中生重徒
旬改作語曰不令有廢也其創而議割商漁之稅主者又不可文乎何軍興之
適逢也乃計令以改創而議割商漁之稅主者又不可文乎何軍興之
急邑其自爲計士瘠民二不得已紳所居不蔽風雨又比歲不可令軍興之
若曹其自爲計士瘠民二不得已紳所居不蔽風雨又比歲不可令軍興之
計無所復之則奉主於漂搖之戟門而祀之躡身及中秋露也時海寇聲故使觀
察蕭公基數因視師謁門下慨然不寧若其踰身及中秋露也時海寇聲故使觀
公外周修詰內資固無餘計暑亦無所聽熒有復輕胥大舉奸者益拮据調兵食不
迫且兵使犒軍外無儲計亦無所聽熒有復輕胥大舉奸者益拮据調兵食不
法願邑諸公當罪寡輸贖凡或得白助各五兩其有奇役興得無乏資公已規撫按
及郡宏敞焉置稍失遂并勝於是直丙殿後故址四童尺損於形家法合乃
昔殿與門位稍失遂并勝於是直丙殿後故址四童尺損於形家法合乃
故殿與門位稍失遂并勝於是直丙殿後故址四童尺損於形家法合乃
益增者三十六尺就良脈更殿向正丙收雙翼之秀殿三門增五高者數十
尺增者三十六尺就良脈更殿向正丙收雙翼之秀殿三門增五高者數十
移鄉賢名宦廣於戟門之東西兩廡各增若引繩正而東西址則盈縮以綽殿泮
池亦如之西廣於戟門之東西兩廡各增若引繩正而東西址則盈縮以綽殿泮
道內露外屏靡不崇斥其徒余謂慮始於實難人後謀而疑不若鬼謀於堂西則
有待焉方初創時議多異同余謂慮始於實難人後謀而疑不若鬼謀於堂西則
以七月朔天於著遇人之禮二朝後人寢宗客或猶以爲嫌余曰天火文君明
之象也同人決於從人之意也禮二朝後人寢宗客或猶以爲嫌余曰天火文君明
之宗義莫顯焉於是始決及今上落成棟宇巍然巨麗前又瞻後七月西目改觀
天之應莫正焉於是始決及今上落成棟宇巍然巨麗前又瞻後七月西目改觀
天之應莫正焉於是始決及今上落成棟宇巍然巨麗前又瞻後七月西目改觀

蓋從開闢以來地設之勝一且豁然若天所創是成相顧謂善有靈然非始
夫子果有意開我人胡能使人歎曰不今日於學宮之興廢不深有感於天
終其法言曰天末不余作而歎曰不今日於學宮之興廢不深有感於天
學宮未燬以前即有相址易向之議人固作新天又何及學宮燬矣舍舊而
是圖此其時矣而上下移謁非蕭公銳意無新天又何及學宮燬矣舍舊而
所以開士人其興則人所以天成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則變觀乎人文以
成天下士人其興則人所以天成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則變觀乎人文以
也此何以後稱焉蓋嘗觀於水止而無德成焉然後章之所為文也顧水惟止而
風行焉然後稱焉蓋嘗觀於水止而無德成焉然後章之所為文也顧水惟止而
次之潤色乃鴻業又止於闢文華國文而過之化所由成也火止於山文乃賁
止於坎文乃鴻業又止於闢文華國文而過之化所由成也火止於山文乃賁
於其明也又況乎以絺章繪句為主以科名甲第之盛為人居故觀人文不賁
趨其流將安所底乎雖復遭時遇主不足以名甲第之盛為人居故觀人文不賁
之效亦小之乎因為觀矣諸士他日稱者倘能察時之變究今日之義觀文之
盡人以觀天而因為觀矣諸士他日稱者倘能察時之變究今日之義觀文之
者實獲有永譽若徒以開天使今日稱者倘能察時之變究今日之義觀文之
微天幸非使者所為望今諸士至意即諸士所以兆人待不當聽天之自開即
始於崇禎己丑之秋八月成於甲戌年之孟冬月望日凡費金錢二千兩有
奇蕭公諱基癸丑進士江西太和縣人署縣同知廖鵬舉壬子鄉進士閩安
人知縣南保山人越三載巡撫喻思恂巡海至此暨海道僉事許彥知府許
捷令張琦議新明倫堂尊經閣邑人邵輔忠主其議改建高樓上為尊經閣

下爲明倫堂并建兩齋於堂左右

陳志稿

清順治三年學宮牆垣傾壞啓聖

祠及兩廡公署相繼圯

雍正府志

九年頒臥碑於明倫堂

皇朝文獻通考

十八年邑諸生

謝泰履謝晉昌江月等請於訓導郁憲章集資修葺殿之松棟易以杉木截

尊經閣之棋二丈許使稍卑於殿明倫堂門廡及啓聖宮皆修之巡按御史

楊旬瑛捐俸百金謝泰宗爲之記

本謝記

康熙四年七月大風雨櫺星門戟門

鄉賢祠名宦祠俱圯正殿棟橈神版露處令王元士捐俸勸輸教諭徐友貞

江溥先後董其事

乾隆文然四方志

王元士

勸修學宮文

三代而後宋世最稱右

以詔於有司當藝祖大業其時猶未遑教事也我國家龍興以來天子所以待

士甚厚重道崇儒以被其同文之盛者甚厚於時學校之設羣然嚮風而

徧於郡國斯不亦雍雍乎聖人之上理也哉然予自去年春始至定海既謁

先師之宮而徘徊太息者久之以謂是教化之所由興而人才之所自出也

奚爲而圯落如斯也父老具言邑學之更新三十餘年耳其頽然而日非長

紳大夫責歟抑亦邑之賢士大夫或求道誼以爲期理歟夫士者民之倡也

聲華以應文章之選乃得身計薦紳以爲教養子弟先資計夫惟懽然鼓舞以

相與有成而後長吏乃得身計薦紳以爲教養子弟先資計夫惟懽然鼓舞以

葵荒葛之蕪蔓於庭歟牛羊之觝散處若野場歟軍人逐口雀其中曉夜
而莫之禁歟呼是其可慨也已然吾聞之天下事當其興也必有人焉以
先之其衰也必有入焉以爲之長吏而諉之先之則勸諉之則怠往者
諉之薦紳大夫薦紳大夫諉以至今夫暑數易矣瞻視輿輿其類然弗
繁於是始而歎然既而晏然歟以寒暑數易矣瞻視輿輿其類然弗
故也嗚呼豈有歎然既而晏然歟以寒暑數易矣瞻視輿輿其類然弗
求福田利益也而士大夫或欣然慕之至於人才則曰非予力所能
吾黨之羞而大負國家重道崇儒之意也歟今長吏既捐俸予先之
也豈謂非我君以名賢爲子弟師聞余言而善之因書諸簡以陳志
嘉禾徐君莫能爲蓋倦倦乎有餘言而善之因書諸簡以陳志

年正殿葺戟門櫺星門建周垣治外屏立餘因費無所繼工未竣

江乾隆志記

邑令王公修我先師之宮人既有其始事矣邑學諭徐君以擢鉛山令行而予
代之君素好學能教養士人歎然動而邑學之類落者已閱二十餘年而予
不規其材於是更新爲始迄於辛亥之初秋而君營度爲無人蓋自康熙
鳩工伐材於是更新爲始迄於辛亥之初秋而君營度爲無人蓋自康熙
第材稍稍集之雖以君之賢精於會計躬視度斷此商無敢以楷售工無敢以
試材無短長咸獲其用而落成猶未之狎致矣此非董之者不勤謀之者不
周而資之不瞻故也聖廟雖已改觀而外此之蝕於邦人父兄於瓦礫者十
四五門廡立之而盡立也周垣改觀而弗弗盡繚也邦人父兄於瓦礫者十
爲天下事爲之甚難而廢之甚易及今尙弗克成將恐蘇蔓荆成卒有蝟
而惜乎不能爲之緩君之行也且海墻亦尙弗克成將恐蘇蔓荆成卒有蝟
起指宮牆爲門下令增然非講學受成廊廡間今菜之帥有禮軍人奉約東
毋敢僖乎爲門下令增然非講學受成廊廡間今菜之帥有禮軍人奉約東

環瑋初卜豈猶曰於韋附之夫雜沓之也予聞前歲仲冬朔風連霄平地尺
君然已而扶桑辨色於朝霞散采層冰照之光景晶瑩有鳴禽後官庭樹垂
燦然南山碧刻露迨於時中設表伐暮役人子來無有先禽後官庭樹垂
見城南山碧刻露迨於時中設表伐暮役人子來無有先禽後官庭樹垂
三老嘉春和酒既拜且祝問左之民長幼咸集乃止於橋門羣情怡愉佳氣
溢望若春和酒既拜且祝問左之民長幼咸集乃止於橋門羣情怡愉佳氣
此其良時之偶值然歟抑亦邑之休祥大聖之神靈關之學賈董房杜之才
出於其中以應國家文明之運者歟蓋大聖之神靈關之學賈董房杜之才
交勸成也弗倦十七年教諭趙時楫重建啓聖祠繚以周垣雍正二十四年頒
以相成也弗倦十七年教諭趙時楫重建啓聖祠繚以周垣府志

御書萬世師表額懸於廟二十五年頒御製先師孔子贊及顏曾思孟四子

贊并序勒石置碑陳志二十六年令周家齊捐俸重建魁星閣謝兆昌爲之

記甚盛曰康熙乙丑我皇上志奎婁爲魯分野蓋奎主文章故聖賢之生其鄉婁

光華垂燦楚中周侯禮成歷階而望以爲泮宮東南宜義之初輒起爲人文爲先

務今年春上丁釋菜禮成歷階而望以爲泮宮東南宜義之初輒起爲人文爲先

才利其錄穎且風氣所迴旋也前人豈無議及此者乎博士諸子矜吾皆言舊

有奎星閣棟瓦壁丹聖之屬其費幾何閭商販或有浮槎至者乎陶與石址
事也因問棟瓦壁丹聖之屬其費幾何閨商販或有浮槎至者乎陶與石址
乎抑與形家議之也梓材宜遠致乎抑甌閩商販或有浮槎至者乎陶與石址
取諸良郊塋山麓所爲精于拘人之則某善能辦此侯曰甚善若金錢則子用吾
所爲良郊塋山麓所爲精于拘人之則某善能辦此侯曰甚善若金錢則子用吾

繩外或之未園徑大皆夫中度木飲長且堅美棟日以父老謂鳩衆而謹舟載以木泊江東治室師
久不觀杉自南來矣令君加意興業作曉鐘未動商旅不招而星至吉執中甚焉雲斷
度既就三日月甲午拜祝升梁晨雞初鳴季春以歷斗魁仍其成也落蓋侯讀手書
榜末葉有奎露士庶來觀歌呼唐人舞遺法象則肖新魁其舊也蓋侯讀手書
史而記當時用五緯集奎宿數則百年間如巨儒名賢比肩接踵會徵丁卯歲以次適
與之合侯之名齊系以詩者貢生湖廣安陸人閑之桑海疆也諸接子泮水鏡中約
能者乎屬文紀之詩南志喜也其辭曰曉人閑之桑海疆也諸接子泮水鏡中約
景映城堞有芙蕖其葉清楚材秀起探侯其來徐富於經史其器爲國華如
玉如璞含輝無瑕賢侯蒞止楚材秀起探侯其來徐富於經史其器爲國華如
及雅其史伊何維班及馬意臨仿初五女聯珠克多賢道愛見於奎侯有署
書新閣之上季海誠懸雅意臨仿初五女聯珠克多賢道愛見於奎侯有署
子弟親師成臨眺山環子外敬業侯則勞之作我襟帶弟薛文章日新以案此記藜以
獻紫宸閣師成臨眺山環子外敬業侯則勞之作我襟帶弟薛文章日新以案此記藜以
是薛代謝作故**三十六年邑人張晉斐重建騰蛟起鳳石坊於學前東西唐**
載薛書嚴集

鴻舉爲之記

乾隆志○記曰三代以來四方之建學盛於宋世聖道而模起同廓
未盡隆也○方今文教日盛學校之設煥然赫然崇聖道而模起同廓

文雍雍乎上理矣余自甲戌視鎮邑門勤施師之宮檐檻肅然每當上丁釋菜
輒同二博士并弟子員周視殿廡戟門勤施師之宮檐檻肅然每當上丁釋菜
堂亦足爲漸次修治因思邑爲全浙咽喉而山川之秀甲於甬東宮之整理若此
其亦足爲漸次修治因思邑爲全浙咽喉而山川之秀甲於甬東宮之整理若此